# 段延庆——我那一夜

我是段延庆，四大恶人之首——恶贯满盈。

我本来是大理的皇太子。自从那次事变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我成了一位流浪在外的浪人。

皇位没有了，被我那两个叔兄弟窃走了。他们享受着本应是我的权势和地位，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却从来没有寻

找过我，甚至私下派人追杀我，害得我不敢以真名示人，谁知道哪里藏着他们得暗探呢？段正淳挂着他的镇南王，

展现着他高大英俊的形象，潇洒的扮演着女孩子心中的白马王子，续写着他的风流韵事。尽管他有一个美艳天下的

老婆。他老婆刀白凤是令我也垂涎三尺的大美人。

我已近４旬了，当年也是风月场中的老手，干过的女人无数，别说见过的女人了。但刀白凤是唯一令我见了就

性冲动的女人。我的鸡巴也见过不少世面了，可它见了刀白凤就想跃跃欲试，真是没出息。

刀白凤的确很美，单那高挑的就完美匀称的令人叹为观止，那两条修长秀美的大长腿据说是天下最长最美的腿，

她的皮肤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光滑细腻，又白又嫩，似能吹弹可破。柳眉杏眼，清纯的就向早上晶莹的露珠。

可惜有点冷傲，隐隐透着高贵优雅的风度。

她是大理所有男人的梦中情人，不知道有多少人意淫过她了。

一想到段正明兄弟享受着万人之上的生活，而我只能过着躲躲藏藏叫化子般的生活，我就气不打一出来。这一

切本应都是我的，甚至包括镇南王妃刀白凤。

可这一切都被他们窃走了，这两个骗子！大理老百姓居然还很支持他们！我日他们祖宗八代，日他们老娘，日

他们姐姐，日他们老婆。

我们是一个祖宗，祖宗是不能日的了，他们也没有老娘和姐姐，只能日他们老婆了。啊，镇南王妃刀白凤日起

来肯定是不错的，单那两条大长腿……

我恨他们，我恨所有的人，他们都背叛了我。我一定要复仇，拿回该属于我的东西。我就这样生活在仇恨之中，

拼命的磨练着我的武艺。

我每天骂着他们的娘，日着他们的老婆。当然只是过过嘴隐，哪有机会真操她们？

不过有一天我真把镇南王妃刀白凤给日了。就在洱海边，天龙寺外，那棵千年菩提树下，那片绿茵茵的草地上，

沐浴着银色的月光，我把刀白凤给操了。

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刀白凤是我操过的最过瘾最可人的女人。她是那种让人见了就想强暴，干完了才

知道什么是天下尤物的女人。太过瘾了，我操了她一次又一次，整整干了她一夜，差点没把她的小必儿给操烂了，

反正已被我捣成浆糊罐了。

有一天，我冲入大理皇宫，想与段正明一决高下，拿回属于我的东西。但是皇宫中防卫太严密了，我击毙了３

６名大内高手后，也是身受重伤，只能逃出皇宫。

我拼命摔掉追兵后，已是精疲力竭，浑身到处是伤，两腿也折了。

我艰难的爬到了天龙寺外的菩提树下，已是手无扶鸡之力，连自杀的力气也没有了。我仰躺在草地上，透过婆

娑的树影，望着明亮的圆月。

想不到我堂堂皇太子段延庆今天要葬命于此了。

这时，她来了，一袭白衣，批着银色的月光，向一位天仙一样出现了。我知道她是谁，她美丽，善良，大理人

民爱戴的镇南王妃。我已经没有反抗的力气，我慢慢闭上双眼，等待着她一剑刺向我的咽喉。

我等待着，却没有感觉到疼痛，没有感觉到剑刺到咽喉的感觉，却感觉到一团温暖柔软的躯体压在了我身上，

香喷喷的。我争开了双眼，撩开散在我脸上的秀发，才发现是镇南王妃把自己脱的光光的，一丝不挂的把自己雪白

娇嫩的肉体扑在了我身上。

我当时惊得有点呆了。太戏剧性了！怎么会这样呢？

但扑到自己嘴边的没毛的白天鹅，我又岂能放过？我两手早已放在她的背上乱摸起来，体会着她丰满柔软的乳

房压在我胸部的感觉。

刀白凤是摆夷人，摆夷女子本就以肤好貌美助称。刀白凤却是摆夷美女精品中的精品。白嫩光滑的皮肤，如脂

似玉，摸起来象锦缎般光滑柔软，尤其那两只丰满的奶子，摸起来真是太爽了。

我把她仰放在地上，注视着她清秀地脸庞，一手肆意地揉捏着她柔软的奶子。

刀白凤缓缓地闭上了双眼，两滴晶莹的泪珠顺着长长的睫毛流了下来。我吻去了泪珠，但她把头扭向一边，拒

绝了我吻向她的嘴唇。我也没有生气。我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一个满身血污臭气烘烘的叫化子，又怎能期望她吻

我呢？如果我是皇帝，那可能就不一样了，他妈的。

她的小乳头在我的抚弄下，挺立了起来，粉红色的，骄傲地挺立在风中。我的手继续向下摸，滑过平坦的小腹，

摸向那片芳草茵茵的地方。她的阴毛真多，又长又细，浓浓密密。可能由于她的皮肤太细腻，毛孔细小，她的毛非

常细，很长，摸起来毛茸茸的，象雪貂的毛皮。

在她的阴毛丛中摸索了会儿，我的手伸向了她那被水草围绕的洞口。刀白凤哆嗦了一下，却没有阻止我的手指

伸入她柔嫩的洞口。我没有在那里耽多久，继续摸向那两条让天下女人都艳羡的大腿。

我使出浑身解束，抚弄挑逗着高贵的镇南王妃。其实我早就忍不住了，但我坚持着。难得的机会，要好好的享

受。刀白凤根本不是我调情的对手。我玩女人的时候她还没出生呢。没多久，刀白凤的呼吸渐渐急促起来，两腿紧

紧夹着，一蹬一蹬的，丰满的乳房在急促的呼吸下上下起伏着。

我凑上去盯着她的脸。她的鼻尖上步满了细密的汗珠，白嫩的面颊上微现一层红晕，微睁的双眸里的眼神有点

散乱，满脸的媚态。想不到平日清纯冷傲又高贵的镇南王妃动起情来也如此妩媚。

我再也忍耐不住，分开刀白凤的双腿，压在了她的身上，掏出早以迫不及待的鸡巴，在她的洞口蹭了几下，那

里早已有水流出，湿漉漉的。刀白凤又闭上双眼，性感的嘴唇动了几下，显然在等待着我把鸡巴插入她的体内，开

始操她。我望着这具多少人都想上的雪白的肉体，喃喃的说：「镇南王妃，我的小骚货，别着急，我马上就开始操

你。我要让你好好的享受一下。在开始之前，还是问候一下你的老公镇南王爷吧。」

我把坚硬的鸡巴顶在刀白凤的桃源洞口，仰头望着那轮圆月，默默地说：「段正淳，看清楚了。你老婆，你的

镇南王妃正躺着我身下等着我操她呢！你看清楚了，看看我是怎么操你老婆的。说完，我猛力把鸡巴捅入刀白凤的

体内，直插入底，连根皆没。直操得刀白凤闷哼一声，身体抖动了几下，两行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我停了一下，

深吸了口气，调整了下自己。刀白凤的洞内感觉太爽了，紧紧的，软软的，还不停的抖动着。这娘们的毛真多，刚

才带进去不是。

我开始不紧不慢的在她体内抽插起来。刀白凤紧闭着嘴唇，皱着两道秀眉，忍耐着我的蹂躏，脸上仍挂着一似

冷傲的声色。只是在我捅到最深处的时候，才从嗓子里挤出一点低低的呻吟声。

我开始愤怒起来，你这个自是清高的骚货，跟段正淳他们都不是东西，看我怎么收拾你。我用尽全力，猛打猛

冲，在她体内左冲右突，每次都直捣黄龙。直操得刀白凤拼命蹬着那两条大长腿，象水蛇一样在我身下扭动着杨柳

腰，晃动着两只白花花的奶子，哼哼唧唧直叫。我把所有的愤怒全发泄在了她的身上，哪还顾得怜香惜玉，只管挺

枪猛干。

没多久，刀白凤就已经骨酥筋软，柔若无骨，浑身香汗淋漓，象一摊烂泥一样摊软在地上，眼神迷离。

那一夜，我不停地操她。我记不清干了她几次，只是一次次把精液射在了她体内。

天麻麻亮的时候，刀白凤爬起来走了。看着她蹒跚的身影，又有一点怜惜，是不是干得她太很了？

我浑身似乎充满了力量，我爬起身也走了。从此，我成了四大恶人之首，恶贯满盈。

我知道我很难多回皇位来。每次看到段正淳风流潇洒的样子，我都想告诉她，我日过你老婆，还操了她整整一

夜呢。可一想到镇南王妃楚楚可人的样子，我的心又有点软了。是她给了我力量，给了我新生，还让我在她身上过

足了隐，尝到了天下最可人的美味。现在想起来也回味无穷。我不舍得毁了她的名声。

只是我没想到，我在刀白凤体内撒的种竟然发芽了，生了一个小杂种段誉出来。不知道刀白凤怎么让段正淳相

信是他的儿子的。【完】